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古 蘭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嘗詛惡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

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  
鎮判入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  
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  
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  
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  
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  
都屢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  
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郢署汙垣牖去  
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  
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  
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  
丁從寶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寶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  
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

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寢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頽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虀葛諷其且亡也寶抵干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寶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寶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寶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

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寶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己因徐鎔亂與田頤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晊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自右軍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

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  
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  
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  
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  
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  
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勢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  
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  
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郜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  
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  
敬攻幽州以瓦橋澇澆道祁溝關郜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處直兵擾其尾令  
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

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  
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  
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鄆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  
郭陷鄆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  
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  
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  
卽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  
書左僕射鄆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爲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沖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  
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  
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  
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  
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

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  
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  
落刦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  
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  
向瓊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  
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頃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  
瓊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頃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頃墮伏中故大敗淮西  
將黃皓殺頃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  
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  
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  
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  
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

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裒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  
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  
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旣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  
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  
敗走江滸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勛  
度江勛見士卒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  
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  
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  
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  
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  
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譟殷虛  
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瑭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  
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

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頃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蕃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蕃代節度彥蕃與監軍朱敬政不平謀殺之敬政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蕃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蕃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政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蕃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政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政感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政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

校右僕射敬攷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顓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旣又刦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晦代敬攷監軍召敬攷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貽每曝衣紈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攷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誣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誣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  
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蘄  
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  
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  
巢追之伏與林樾閒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  
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入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  
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  
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  
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  
鄧秦宗權遣趙德誣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  
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  
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

令致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土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更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搘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

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誣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  
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誣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  
攻荆南悉收寶貲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  
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誣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  
州四面行營都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  
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  
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威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  
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  
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  
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  
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

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

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闐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

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己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橐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領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擿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

圖己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  
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  
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  
建餉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  
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  
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  
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  
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  
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  
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  
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  
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

貲饅建攻克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郭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  
李茂貞鐫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  
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  
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  
姪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詰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  
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戌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  
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縛使就館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  
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  
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  
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闡蓬渠通  
果龍利入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  
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  
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

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邠  
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  
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彌癆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  
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瘍賓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  
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頽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  
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  
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節度留  
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  
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  
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陳儒傳計抔而食○南北監本作杯閣本作抔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諸葛李孟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

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潏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尙誰索目潏吏趣具騎潏卽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卽拜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掎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

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點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要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閑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詰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煴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遺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縗十萬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煴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

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

宣二以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街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閬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鎰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鄆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

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

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斬以逞柷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柷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二請柷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己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誣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納戍之進攻珂

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絅所迮  
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  
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  
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  
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  
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踐會橋毀潛具  
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  
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鷗張禍繫  
其手如旦日以情諗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  
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  
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  
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成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  
約爲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未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

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衆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昊元昊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昊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彥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

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玠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廝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勾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祓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輒將度犯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勾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秆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

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戌將馬漸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漸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鷙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

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井閨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己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事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鄆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

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槊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閨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陷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

營伺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尙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

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溥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懲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

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未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爲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鄆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鑽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

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鄆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王重榮傳死義如己○如舊書作知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楊時朱孫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年二十入盜中刺史鄭綮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頽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卽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頽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衝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敷據壽州許勍據滁州與行密爭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瀘瀘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迴李本逐瀘據其城

行密虜之取舒州爲勍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  
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  
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  
其地行密乃檄邵州袁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  
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密臥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  
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尙  
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  
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殺闔者啓外兵  
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  
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  
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  
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  
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

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  
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  
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參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  
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瑭兵二萬對屯行密  
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鍾糧盡親將多出降初  
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  
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鍾必遁給曰將軍若  
出願自吾壘而偕鍾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鍾  
宵遁獲之鍾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鍾首于汴昭  
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  
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  
雖得宣州而蔡傳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  
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

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  
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  
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  
避其銳騎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  
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頽劉  
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  
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士何待於是行密以神  
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  
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  
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  
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頽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  
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  
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

史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頽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頽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遺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岱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璲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礮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匱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

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頽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頽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瓊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轟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

訖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旗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涇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

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兩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賓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入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僞若引去譖奔告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牒據上流乘風颶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

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頽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勣率步兵萬人屯灤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勣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頽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

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入荊江將趨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間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己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慚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

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謚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帯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勍范師從陳鐸以

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  
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  
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與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  
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溫劫  
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  
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  
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  
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  
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溵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  
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  
充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

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  
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  
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慕日構孫儒方與楊行  
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  
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  
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  
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  
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  
闕汴水灌宿郢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  
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  
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  
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  
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己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

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餌急攻之溥將徐汝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守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寶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築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

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  
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  
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  
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  
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  
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  
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  
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  
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  
數千縱燭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  
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  
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  
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

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譟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  
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  
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  
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卽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  
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  
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燐薰漲天宣等  
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  
瑾堅壁乃塹而守宣饑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克用友  
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  
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  
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冀丘賀  
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  
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

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懼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  
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躬上符  
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披瓊以入斬其首棄  
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二年克用使其將李瑭以兵屯莘援宣爲羅  
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遺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  
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  
忠確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  
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克兗州二月食盡瑾自  
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  
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  
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  
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渾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

盡力

唐

書

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

九 中華書局聚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闈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汎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騎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己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

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  
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  
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  
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  
威田頽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  
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頽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  
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頽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  
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濬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  
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  
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  
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  
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

儒軍聞其家尙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

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  
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  
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  
儒焚倉墮壘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  
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饑道軍適大疫儒病痞遣建鋒殷鈔諸縣行  
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顏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  
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顏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  
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  
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楊行密傳左衝○閣本作左衡

二人者渥腹心也○臣酉按上文云朱思勍范師從陳鐸以兵戍洪州下文云三將入皆色動則此二人當作三人爲是然諸本俱作二未詳

孫儒傳仁義走○臣酉按上文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則儒復拔常潤二州守將當皆走今但云仁義走而不及李友疑有脫文

仁義頽棄潤州走○臣酉按上文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頽等取常州此處不

應云仁義頽棄潤州走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高趙田朱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鷄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鷄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潏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喧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士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譏自言父

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諜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戶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  
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  
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  
瑄卽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  
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  
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  
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  
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  
者賞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  
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  
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  
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  
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犨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溵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犨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擊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

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礮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礮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撤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掣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礮領泰寧以昶爲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礮昶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礮子珝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見殘虧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珝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

珝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士惡善玘珝疊嬖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瞿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珝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攻趙鍾於宣州鍾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舠追之鍾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傅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

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  
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頽  
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  
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  
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  
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輿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  
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瑋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  
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  
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  
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  
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

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自行密頽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槊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

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確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憲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軒夏侯淑殷文圭王希

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  
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  
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  
縛父子斬揚州市濛字頂雲亦合淝人頽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  
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鍾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  
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遺之戒曰勿使延  
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  
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  
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  
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  
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  
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

爲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田穎傳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爲涸土○天子  
下疑有闕文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珍做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九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三劉成杜鍾張王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  
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佶爲謀主略洪  
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  
奉表京師詔卽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卽嗜酒不事  
事新息小史陳瞻爲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瞻怒袖鐵搘擊建鋒死斷其  
喉衆推張佶爲帥佶固辭馬踶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  
克於是遣人迎殷礮瞻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旣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卽  
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  
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雖

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入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璣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

殷弟寶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寶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遺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旣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

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  
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  
囚儒以禹凶慓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  
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  
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  
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  
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  
刺史毛湘相脅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誣辱汭韓楚  
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  
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  
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  
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  
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

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毬汭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朞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汭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榷鹽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汭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汭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慚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勍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掎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

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勍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入客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後僖宗卽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

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餌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貧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

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威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鎧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炤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旣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尙誰哉鶻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

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白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襄溫州襄兵最彊故漢宏使襄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拏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襄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

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  
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  
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  
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  
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  
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  
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  
衆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  
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  
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頽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  
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頽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  
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  
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頽行密知之遣

客說止不聽穎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尙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尙可以居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擎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  
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見尙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尙邪謝曰  
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尙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鍊攻之約驅民墨鑣其形曰  
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  
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  
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  
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庚士推其信緒提二  
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  
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

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徂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割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壻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

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邦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

審邦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與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戢等賴以免禍審邦遺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

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頽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鉄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艴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輕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

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  
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邃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  
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  
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  
入臥內擢祕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  
河南道招慰使卽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  
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  
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  
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  
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蠶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  
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  
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  
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汙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

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  
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  
史散祿稟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果  
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  
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  
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  
馳射之至死署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封戶二千謚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  
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  
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  
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癭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

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懾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儔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驃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

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

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  
謚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  
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  
弑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齋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卽送款  
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劙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  
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  
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  
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  
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  
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待空乏衆恫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郛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叡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

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

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尙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離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

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曉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鄴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兩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謚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閻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

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慨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卽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太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太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

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毫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遷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擊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徽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煩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

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突厥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卽與虜通突厥覺之力不能制卽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突厥計者突厥蠶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息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突厥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

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割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紺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鑄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敬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馯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

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蒸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  
祖延慶周慄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  
宋之慈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慈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慈  
子曇得其實之慈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悛上  
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  
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慄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千古  
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  
其敗也慄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  
復官爵謚曰忠壯誅祖雍悛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  
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  
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  
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紺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

唐

書

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  
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  
遂爲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  
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倚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陝石取虜將  
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卽位  
封琅琊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  
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礪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  
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  
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  
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礪戰沒仲翔被執礪之俘華人必厚責財  
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鬻州營贖仲翔苦無資乃  
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閒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

安居知狀異其故貲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憕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憕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憕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憕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憕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

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骯法植私澄裁抑  
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澄不  
爲應故挾戾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  
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  
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  
兵東京澄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  
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詗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  
然崔無誣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澄收殘士數百裹斷弦  
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澄約弈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  
澄坐留守府弈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澄弈及官屬蔣  
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澄通左氏春秋  
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巖仕終少府監產利  
埒澄云澄十餘子江涵淵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沒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還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憕舊墅也源依祠居閨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庭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賊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爲恥而憕約義同列守位自加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憕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憕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襄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倣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卽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卽附表謝辭吐哀慇一無受尋

卒敬宗時擢燈孫爲河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燈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奕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燈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蓆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頴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甑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二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頤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鄒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祕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虢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恆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圉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湞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夔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鄆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慈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龍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惲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唐書

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爾

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謨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豳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憕

東平郡太守姚闇

右第二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鄂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懼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

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不奔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闔閭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

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卽大憤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僞將武令珣戍焉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爲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旣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毅勇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中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  
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  
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  
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  
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紺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  
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  
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  
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  
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

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憕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  
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  
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  
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  
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橐城尉  
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  
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  
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遺泉明還陰令  
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  
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卽傳檄河北言王  
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  
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  
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  
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  
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  
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  
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  
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  
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  
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讐之見者  
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  
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  
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  
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  
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謚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

官建中中又贈果卿司徒初果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旣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尙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果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鄭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飪鬻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適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

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櫻櫞賦自託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

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果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

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  
曰是必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  
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  
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賚者閩州刺  
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謨所殺賚引軍進  
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  
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賚等入潮  
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賚還攻雍丘賚  
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祗  
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  
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

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姓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

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  
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斬以徇餘繁送祇  
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號王巨  
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  
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闡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  
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  
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  
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  
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  
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

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閣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概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餌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

賦米一勺乾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  
衝傳堞巡出鉤干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  
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  
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  
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脊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  
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  
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  
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  
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  
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媿罵馬上請決死勦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  
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  
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

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禦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

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霧雲未應巡呼曰南入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霧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闔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橐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

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韶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湖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尙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

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襄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齋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譏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

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闇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闇性豪蕩好飲謹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城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錦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蹙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異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答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忠義下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卽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靈闕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爲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

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僞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範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

副使以薛愿爲頴川太守共守頴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頴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願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願汾陰人父紹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者束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滎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

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沉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廩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卽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

遂藏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逼已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寢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譖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迫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

使我出東都此殆潛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卽抵簷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極厚賛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潛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掣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繩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囓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予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

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奇戶部尚書

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參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闢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鑄不可不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核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鼴豈不悲乎

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尙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瘡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尙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姪姪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

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恆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偏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鐸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鐸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往拒曾欲引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

軍據蔡使玢爲應愴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愴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愴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鄆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鄆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

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琟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巒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激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激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激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激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屢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激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

天子至意帝大悅激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激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庄其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宜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卽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昈濮州守衛苛嚴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還以緩王師昈爲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

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昈畏事泄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  
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昈所未幾師道召航昈疑事  
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  
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頗用昈策初淮西平師道  
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  
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祟  
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  
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旣平師道捉昈臂戲欵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  
請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  
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昈世居齊初昈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  
乃罷遂爲賊聘一人卒能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鳩將死直言  
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鳩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

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躉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  
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  
怒囚之劉悟旣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  
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  
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中所  
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  
宗召爲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  
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邪悟死  
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隣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  
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  
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  
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教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

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

尚書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鐸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慆許諾俄而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異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尙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

公异等僅免讐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讐曰足矣徧問士  
曰能行乎皆曰諾讐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旣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讐將斬  
之衆爲請讐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悟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讐  
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悟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  
敢出讐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讐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  
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  
疑讐爲賊計囚之讐引李嶧自明嶧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  
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讐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  
城上讐叫惄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  
讐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讐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悟曰  
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  
南節度使方讐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讐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  
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讐然讐彊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

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  
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  
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  
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  
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  
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  
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詰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  
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  
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鎔問策鎔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  
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  
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

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鐸遜何乏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逖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  
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  
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  
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詛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  
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  
之贈左僕射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辛讜傳袁公弔○舊書作王公弁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用以寢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漚流能食乃止旣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

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蕪于于蕪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粵粵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簾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庄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無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

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  
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  
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  
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  
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  
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  
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  
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  
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  
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  
陽人粵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  
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粵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  
他縣飢人至相屬粵爲具餐鬻及去糗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粵客清河

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萼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皋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薦尉署幕府皋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謩謩妻皋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謩來皋陽暗直視謩而瞑謩爲盡哀自含斂之皋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皋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訶北方旣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皋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謀於皋皋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

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  
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慕節與友  
善洄定常評皋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  
洄等制服用哭詔贈祕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儷相矜濟  
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  
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  
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  
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  
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  
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  
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歎欷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  
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

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  
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  
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歷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  
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  
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  
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  
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盜而逢與元稹  
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孰不起  
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  
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  
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  
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  
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

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惄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遺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倅欲葬親貸於

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縗與之倣旣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倣泣謝卽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顥其習學如初慚縕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瘞之陝號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賚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卽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

授之有陳薦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贊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酣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惓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

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  
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  
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屢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  
也愈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  
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  
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  
吏遮抑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  
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鑿置甌杓道  
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  
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  
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

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闥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

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卽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  
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  
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  
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  
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  
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卽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  
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  
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  
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而美具故量  
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毫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  
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  
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  
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

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皋濟不汙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一百二十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閨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  
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  
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邽張  
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鶴鱣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  
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  
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  
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  
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  
斥奴鼓城鼓思義陳屺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

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  
襄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  
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闢任仲濟源  
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  
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  
徐州皇甫恆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鄆縣曹少  
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士  
宗文博熒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都陽張讚  
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崛上饒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  
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  
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  
新徐惠諷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亘張巨錢吳海泉  
山黃嘉猷永泰王瓊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

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閨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剗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忼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閨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

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  
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  
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  
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  
鯉魚冬月冰合有獮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  
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  
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  
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  
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  
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  
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  
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

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  
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顥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  
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  
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  
之令謂其妾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  
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  
業末荒鐘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離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  
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  
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  
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第皆有禮節數挹而去貞觀六  
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鏟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殯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餧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

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瘞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襄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孝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饑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閨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  
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  
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  
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  
巢冢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  
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  
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  
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  
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鑿許仁則者甓不能乘敬彝自爲輿  
往迎旣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輦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  
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遠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卽穿壙爲門晨夕

汎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  
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  
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誼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誼曰吾怯  
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誼號呼投  
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  
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瑩樹悲號于天俄而兩火滅歲旱泉湧廬  
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卽集原輒不食及亡  
嘔血數升卽瑩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  
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

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洩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舊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卽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舊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鬪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

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  
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喟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  
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寃帝  
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惶不能進秀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  
閔之爲誅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  
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  
朝世更易而君操寢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  
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  
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  
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  
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  
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  
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

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  
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  
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  
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  
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  
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  
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  
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  
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  
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  
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諱其言後禮部員  
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  
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

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驥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  
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  
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  
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  
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  
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寃抑沉痛而號無  
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  
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  
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驥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  
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  
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廓執

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讎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擴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卽哭而郤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鋗俗尙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

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未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闔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掩膺腐毗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跼蹐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聲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

命荐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寢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

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剗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裒而著于篇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張琇傳同官人同蹄智壽○同蹄二字不可解舊書作周智壽疑當從舊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